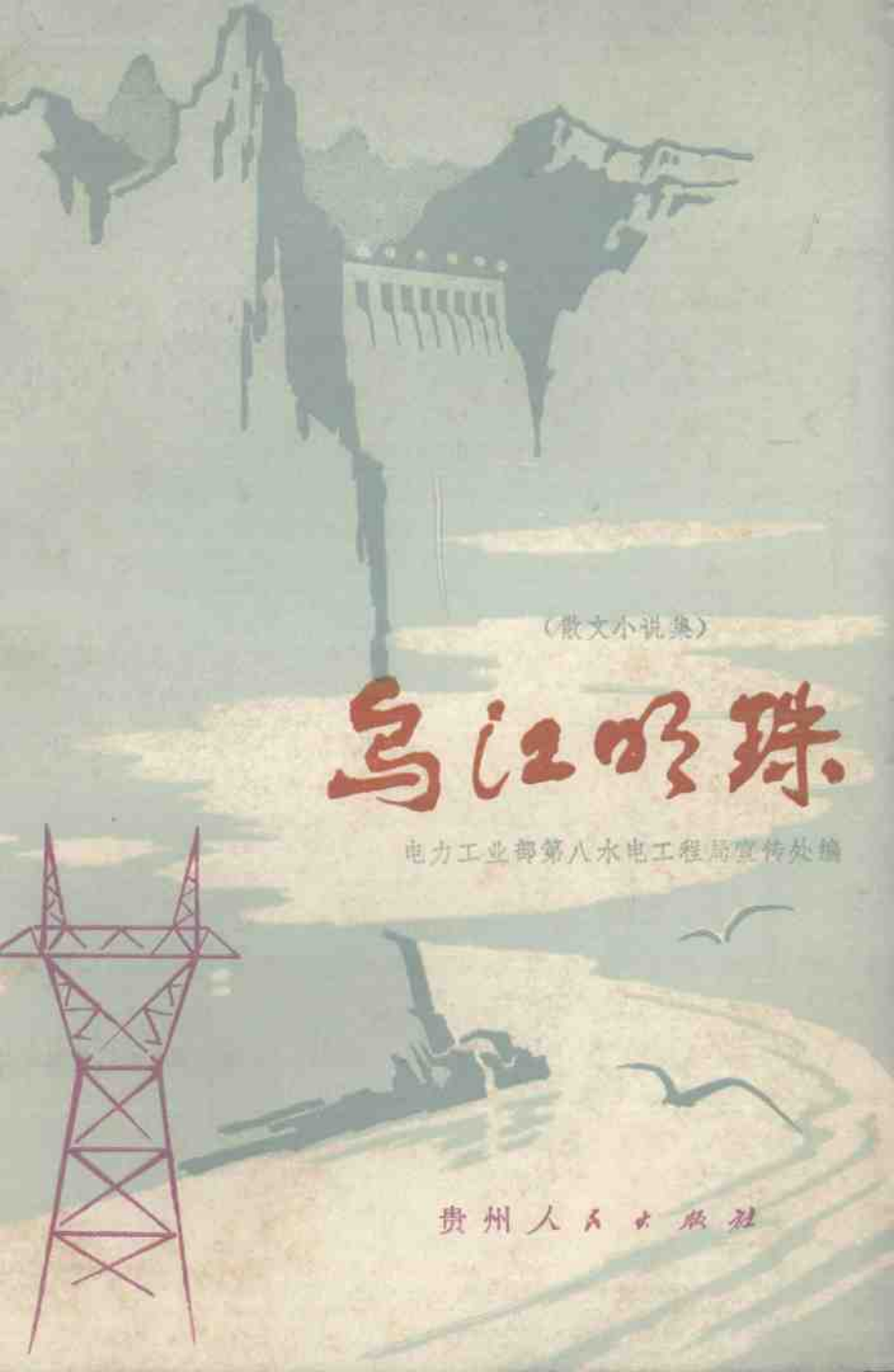




(散文小说集)

乌江明珠

电力工业部第八水电工程局宣传处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乌江明珠

(散文·小说集)

电力工业部第八水电工程局宣传处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乌江明珠

电力工业部第八水电工程局宣传处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.75印张 78千字

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000

书号 10115·388 定价 0.25元

前 言

千里乌江，峭壁悬岩，自古号称“天险”。

一九三五年元旦，中国工农红军越天险，镇狂涛，直抵黔北重镇遵义。从此，天险乌江更是名震遐迩。

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，华国锋同志直接指挥过的一支水电建设大军，来到遵义县境内的乌江渡口，兴建我国石灰岩地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——乌江渡水电站。

水电建设者们，继承红军革命志，长征路上再长征。在三千多个日日夜夜里，他们斩断激流，迫河水让路；拦河筑坝，令石壁横江；碎石为砂，研珠玉飞瀑；巧装机组，化江水为煤……现在，这座坝高一百三十五米、装机六十三万瓩的大型水电站，已经耸立在乌江峡谷。这座电站一天的发电量比解放初期贵州全年的发电量还多，拦蓄的河水使库区上游七十公里的江面可以通行百吨轮船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座电站的建成，对于开发石灰岩地区丰富的水力资源，提供了一定的经验。

乌江峡谷展新容，滔滔江水颂英雄。《乌江明珠》收集的十四篇散文、报告文学和小说，是力图从一个侧面描绘这场改天换地的宏伟画面，歌颂这支披荆斩棘的水电队伍，记录一些可歌可泣的动人场景。然而，这些作品的作者，几乎都是第一次拿起笔来的习作者。由于思想水平和写作能力的局限，没有反映这场艰苦斗争于万一，只不过是谨以一片至诚之心，敬献给这些缚苍龙降恶水的英雄们。

编 者

目 录

前 言

爆竹声声·····	盛 晶 (1)
二月春风·····	舒 欣 (7)
迎风展翅·····	邓 升 (14)
柳·····	王作武 (21)
山·····	郭标彬 (27)
光明之路·····	郭 疆 (34)
洞天壮观·····	武 虎 (41)
工地灯火·····	何欣春 (48)
炉火颂·····	张宴斌 (53)
乌江明珠·····	于文德 (58)
我们的队伍向太阳·····	闻 潞 (73)
安全系数·····	阎于信 (83)
起点·····	晓 晨 (96)
最后半点钟·····	易 文 (111)

爆竹声声

盛 晶

尽管我四十开外的年纪了，可仍爱听动人心魄的锣鼓声，更爱听春雷般炸响的爆竹声。

这爆竹——象怒放的春花，点缀着美丽的神州；这爆竹——象四化进军的号角，催人踏上新的征程。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。在这一九七九年农历除夕之夜，一阵阵噼噼啪啪的爆竹声，给沸腾的乌江渡更增添了欢乐气氛。

岁岁放爆竹，今春不寻常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伟大号召，要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，又有谁不为这一特大喜讯而高兴呢？家家举觞同欢庆，户户燃爆喜迎春。你可曾知道，点燃爆捻的都是谁：历尽艰辛的老一辈，胸怀宏图的科学家，朝气蓬勃的青年，天真烂漫的孩子……声声爆竹，迸发出亿万人民的壮志豪情！

除夕之夜，天空好象格外高远，星光显得特别灿烂。到了“三星打横”的时候，就已经是“宜入新春”了。我九岁的儿子小彤彤，再也耐不住了。他从我旅行袋里七翻八找，象发现了新大陆似地找到了那一大包鞭炮，和他的小伙伴们一窝蜂地跑到前坪，擦亮一根火柴，小手颤微微地伸向鞭炮捻线，咳，火柴熄灭了，可炮捻还没燃着，接着，他又擦亮了一根火柴……

我的妻子笑盈盈地看着彤彤跃跃欲试的劲头和笨拙的动作，哈哈大笑：“真是小孩儿放爆竹，既高兴，又害怕。”

“小孩儿放爆竹，既高兴，又害怕。”——这话儿怎么这样热耳，最近好象还在哪儿听过？哦！记起来了，记起来了。那是一个多月前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那天晚上，我和邻居老王围坐在收音机前，聚精会神地听完这个历史性文献，老王激动得按捺不住，两手叉腰，在房间里来回走着，声调都有些颤抖地说：“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，这是伟大的战略决策。英明！英明！”

老王那沉着有力的脚步，踩得地板“格吱，格吱”作响。突然，他立住脚跟呆呆地盯着我，不无忧悻地说：“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，好得很啊，可我是象小孩儿放爆竹，既高兴，又害怕……”

老王是我的邻居，又是我的老上级，还是十年前住“牛棚”的患难相交。他这忽然间的心情变化，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。

我熟悉老王就象熟悉自己的经历一样。

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，罪恶的炸弹夺去了老王父母亲的生命，这个还没有枪杆子高的孤儿，怀着刻骨的仇恨，拿起了枪杆子。血雨腥风的八年过去了，天翻地覆的三年过去了。党的教育，炮火硝烟的熔冶，使他成长为一个团指挥员。一九四九年四月，正当我解放大军挥师南下，猛追穷寇的时候，他却接到命令去接管一个发电厂。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来到一尘不染的电厂中央控制室，这是多么巨大的改变啊！他顽强地适应这种转变，积极地服从这种转变。他深深

地懂得，如果不努力学会管理经济，搞好生产，“我们就会站不住脚，我们就会失败。”

全国解放后，老王参加了我国第一座水电站建设。一九五三年，我从一个水利专科学校毕业后，分配到这个水电建设工地，上班的第一天碰上的就是老王。现在我还深深记得，当时他以那军人特有的豪爽、直率，伸出温厚有力的手紧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好，就这么办，上班当我的参谋，下班当我的老师”。

之后，我跟随老王，朝饮冰封北国的晨露，夜宿黄土高原的岩洞，耳听万里长江的涛声，脚踩南国奔腾的激流，全身心地献给了祖国的水电事业。老王有一个癖好，每参加一座水电站建设，就要取一截岩芯珍藏起来。于今，这摆满一桌的岩芯，就是他家唯一的陈设了。

我们的老王，不以大老粗气馁，不以老革命自傲，总是象婴儿吸吮乳汁那样如饥似渴地学习着。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他就给我规定一条：每天教他三个英语单词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五年后，他就能靠着一本字典翻阅外文书刊了。想不到，这一可贵的学习精神，在那“怀疑一切，打倒一切”黑风恶浪翻滚的日子里，竟成了他关“牛棚”的一条罪状：崇洋媚外。

这真理与谬误，善良与卑劣，正直与邪恶激烈搏斗的十年啊，它使人们增长了知识，吸取了教训，然而，也留下了伤痕。因此，当历史车轮高速前进的时候，有的同志还心有余悸。

正巧，那天我接到一个紧急通知，要赶到北京参加一个科研会议，听完广播就立即检点行装起程，来不及和老王交

换心曲。

一晃，春节来到了。今年的春节，对我来说，可真是双喜临门：一是我多年的入党申请获得了批准；二是我论述水电施工专业化的论文，在这次科研会议上获得相当高的评价，即将出版。散会后，我绕道老家浏阳，买了好大一袋新式花炮，什么二踢脚，魔术弹，冲天炮，……带回来。这回，我可要尽情欢快地度过这不比寻常的新春佳节。

我下午回到家，刚刚放下提包，就急急地翻阅工地小报，惊喜地发现，三中全会之后短短一个来月，和全国一样，我们工地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：

——党委召开了近两百人参加的扩大会议，认真学习三中全会文件。参加会议的同志舒心惬意地开怀畅谈着，脚踏实地地设想着，从各个方面落实工作重点的转移。看着这条会议消息，我沉吟起来：老王的思想转得怎么样呢？我关心地问妻子：“老王不在家吗？”

妻子一边起劲地剁着肉馅，一边答道：“党委扩大会议后，他就到学大庆标杆队蹲点，总结加强班组管理的经验去了。”

我一张又一张地翻阅工地小报，跃入眼帘的都是提前、超额完成任务的好消息。啊，导流放空洞工程能够提前完成！那可为提前发电抢到了时间。我在北京开会时，部里领导同志还特意问起过这项涉及发电时间的关键工程呢。这篇《来自大山腹中的报告》告诉人们，参加这项工程的工人们，决心要提前在五月完成原订七月完成的任务。钢筋工吴师傅，病得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仍然坚持在工地，和同志们一起试制滚动式台车排架。人人都在想四化，盼四化，干四

化。三中全会精神给了人们多大的力量啊！一工区器材部门的同志，学公报，见行动，他们考虑到过去每个作业队占用一部汽车拉材料，既增加用车量，又浪费人力。现在，改由器材部门统一派车送料上前方，回来还捎带拉废料。这样，尽管增加了自己的麻烦，却方便了别人，而且节约了车辆。

还有二工区组织职工业余文化学习的消息也使我很感兴趣。消息说，现在业余时间无事闲逛的人少了，打扑克钻桌子的现象没有了。每到夜晚，一个个学习室里灯火通明，下课很久了，还有人在那里伏案疾书。这一条条消息，使我真切感受到，三中全会公报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。

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，从这工地小报的几则消息，可以看到我们工地，也可以说看到全国亿万人民实现大转变的波澜壮阔的气势。

掩卷遐思，情不自己。这七千八百来字的三中全会公报，如春雨甘露，滋润着人们的心田；又象一串串震天的爆竹，激荡起人们无涯的春潮。“春情不可状，艳艳令人醉”。这大转变的春情啊，它以艳丽多彩的风姿在祖国大地展现出无边春色。

窗外不时迸射出耀眼的金星，传来一阵又一阵欢腾的笑浪，远远近近的鞭炮响成一片。而我和老王面对丰盛的菜肴，杯箸相交，被那香醇浓烈的茅台灌得有几份醉意了。

老王酒酣耳热，满面红光，他那明彻而深邃的眼睛里闪动着激奋的光泽，深沉地说：“三十年了，我们天天抓生产，时时搞建设，为什么党中央号召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，我们却又觉得有些犹豫呢？”

我恨恨地答道：“这都怪林彪、‘四人帮’把理论搞乱了，把思想搞乱了。”

“说得对！”老王呷了一口酒，开怀地说：“这次我在下面，工人们讲了一句俏皮话，对我很有启发。他们说，‘四人帮’哪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，他们是以阶级斗争为网。”

我忍俊不住地大笑起来：“这真是一语见的。‘四人帮’编织的那张魔网，硬是把我们的脑子紧紧捆住了，当前，我们就是要从这思想禁锢中彻底解放出来。”

窗外欢声更高，爆竹声更响。老王，快近花甲的老头子，可他这时象小孩子一样欢愉，布满皱纹的脸上漾起了春风，拉着我的手：“走！我们也放爆竹去。”

我逗弄地说：“不害怕了吗？”

“哈哈，你这个老九，还是个秋后算账派！”

我们一齐涌向前坪。这时，小彤彤正在熟练地燃放火星飞进、银花闪闪的魔术弹。老王拿起一颗冲天炮。“啪！”一支耀眼的曳光弹，冲向深蓝的夜空。

看啊，一束一束的焰火，有的似彩凤凌空，金龙飞舞；有的象银树吐葩，红杏乍开；有的如金珠飞撒，花团锦簇。天上人间，溶于一派灿烂辉煌的霞光里。

二 月 春 风

舒 欣

“不知细叶谁裁出？二月春风似剪刀”，这是贺知章的两句诗。在我读过的吟风咏柳的佳句绝唱中，要算这两句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了。

儿时，我就爱上了柳树。当春风开始摇曳它那柔枝细叶的时候，我和伙伴们便截取它的嫩皮做成口笛，“呜呜”地吹起来。夏日来临，我们又攀上并不高大的树身，摘下一簇簇柳枝编成柳环套在头上，模仿电影上的解放军勇士，在柳荫中“摸爬滚打”，追逐嬉戏。及长，懂得了柳树是极易成活的，只要在春日采下嫩枝插入地下，它便随迁而安，终会绿树成荫起来。后来，开始读一些书，才知道对于柳树，有人是颇为不齿的，原因竟是它不能似白杨那样躯干挺拔，又不能像松柏那样经严寒而不雕。我不竟愤愤不平起来。试想，倘若凡树便须如白杨似的挺拔、松柏般的常青，何以有气象万千的植物世界？况且，不正因其岁岁枯荣，逢春而发，才更显出了北风的凛冽和春风的温暖吗？

这大约便是我喜欢贺知章那两句诗的原因。

就在办公楼的旁边，一座独立小屋的门口长着一棵柳树。粗大的树干东扭西弯，斑驳的树皮龟裂着，象瘦弱的老年人布满皱纹的脸。特别奇怪的是，这棵树没有繁茂的树

冠，却从那结节处生出嫩枝来，长的倒垂着，在春风中摇曳；短的向上伸，不停地抖动。听人说，这棵树遭过雷击。震怒的大自然用电与火对它进行考验，把它拦腰摧折了。然而，这棵树居然没有枯死。一年一度，神奇地从衰竭的躯体里唤出生命的活力，任“二月春风”裁剪出独具一格的容姿。

住在这座小屋里的吴工，是和这棵树一样奇怪的人。他一点也不象我们从电影中看到的那些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。这个五十多岁的老人，既瘦又矮，有人戏谑地称他是“八十斤工程师”。又不修边幅，长年穿着一套破旧工作服，戴着一顶黑色的旧呢帽，帽沿成了“~”形，花白的头发从帽子四周蓬松开来，象一把正要张开的雨伞。那双不大的眼睛常常习惯地被松弛的眼皮盖住，一说话，象是发出的梦呓。

真是“人不可貌相”，这个老头却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机电工程师。

我认识吴工，是一九七四年。那时，领导上指定我做他的助手，设计光电扫描仪。

听说我要和吴工一起工作，熟悉他的同志便热心地向我介绍他的趣闻。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：

在派性的凶神驱使着人们进行疯狂搏斗的岁月里，他那一派也不参加，关起门来研究无线电技术。然而，他毕竟被从科学的殿堂里推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。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比他的身高短不了多少，上面写着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代替了他那顶旧呢帽；一块大而重的木板，上面画着一条令人畏惧的“蜈蚣”，用细铁丝吊在他的脖子上，木板的下缘超过了膝盖。奇怪的是，他居然承受得起。原来，他搞了一项

“技术革新”：用两块小变压器上用的矽钢片插入木板的横缝里，两只手托起，为可怜的脖颈分担着沉重的“负荷”。批判会上，他低头站立。发言，他一句也没有听见——他又回到了科学的殿堂，在脑子里编织着一种新的无线电路。

发言者声色俱厉地斥问他：

“蜈蚣！你还想顽抗吗？”

被惊醒的吴工仓皇答道：

“不！不是顽抗，是‘容抗’。”

人们说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“电子迷”。

和他在一起工作，我便真正领略了他那股“迷”劲。

我们的工作开始不久，吴工家里接连发生了两件事：

一件是，正在上学的独生子失踪了。

孩子不是在他身边长大的。在老家，慈祥的老奶奶对于独生子的独生子太溺爱了。娇生惯养的孩子，象一匹没有上笼套的野马，在这个偏僻的山区，一天不惹事便过不下去。终于，学校使用了最严厉但也是最简单的办法——开除。于是，他出走了，留下了一张“绝命书”。

我找到吴工时，他正埋头焊接那密如蛛网的线路。

“吴工，”我不无惆怅地对他说，“人没找到，找到了一张‘绝命书’。”

“哦？”他高兴地抬起头来，右手握着烙铁，左手伸向我说，“说明书？在哪儿？快给我。”

我这才明白，他搞错了。

等我把详细情况说过以后，他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，摇了摇头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又埋头继续焊接去了。

我们终于从收容所把孩子找了回来。他衣衫褴褛，头顶

上一条一寸多长的伤口已经化脓，这是他帮助朋友和对手格斗时留下的纪念。

“没什么，”他对我说，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”脸上带着一种嘲弄的讪笑。

吴工带儿子到医院包扎了伤口，回到家里，他语气沉重地对孩子说：“做一个人，活在世上起码要做个好人，为社会尽点力量，至少不要给社会添麻烦……”

孩子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：“把你那些过时的生活经验收起来吧！我都听腻了。”包含着嘲笑和反感的粗暴话语把老头子惊呆了。吴工，对付奇妙的电子是那样得心应手，对付自己的儿子却束手无策。

不久，孩子又被判了刑。于是，第二件事接着发生了：吴工的妻子、一个被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女人，受不了悔恨、思念的打击，去世了。

从此，这间小屋里就剩下吴工孤零零一个人。但我惊奇地发现，这个老头还是那样沉迷在电子世界里，一个劲地干着，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。

我们的“光电扫描仪”终于问世了。那一天，吴工满是皱纹的脸上堆满了笑容，象一朵绽开的紫玫瑰。一双不大的眼睛少有地睁得圆溜溜的，话也多了起来，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：

“这才象搞工业的样子呢！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参观过一个国民党办的‘大’水电站。你猜多大？才一千瓩。”

我不禁哑然失笑：“哈，那叫什么电站？大坝只怕还没有我们的围堰大吧！”

“哪有什么大坝？那是利用了一道瀑布，在前面修了一

条三米高的堤，用管子把水引到山脚下的厂房去。变压器还没一张小饭桌大。就这还是进口的呢！”他那双小眼睛眨了两下，无限感慨地接着说：“那时我想，这叫什么工业？将来我搞工业，一定要搞最大、最先进的。我真幸运，大学毕业不久，就赶上了全国解放，接连参加了几个水电站的建设。每建成一处，心里真痛快嘞！”顿了顿，他又说，“我们进步了。可是，还不快！”说到这里，那双小眼睛又躲到松弛的眼皮下面去了。

看着他那高兴劲，我终于禁不住问他：

“吴工！你就不想孩子吗？”

他脸上的笑容象被一阵风刮了去。停了一会儿才说：“哪能不想呢？人非草木啊！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颇为同情地说：“是呀，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哇！”

他看了看我，仿佛打量一个不认识的人，好一会儿才说：“我是想，我没有尽到责任，养子不教，终于给社会添了麻烦。”

我愕然了，为自己的唐突而懊丧，想找两句别的话说说。谁知，竟弄巧成拙。我说的是：“吴工，你、你也该再找个伴……”

“不、不、不！”他好象被烫了一下，急急地说，“我记着飞机发明家莱特兄弟的话：‘不能既照顾妻子、又照顾科学。’我不能再犯错误了。”他的脸上显出了极其痛苦的表情，“看到孩子那种嘲弄的笑脸，我真比听见他哭还要难受。”

我没话说了，呆呆地望着他，不禁又想起了那棵老柳

树。严峻的考验一个接着一个，顽强的生命力却深深地埋藏在那瘦弱的躯干里。

以后，我调去搞别的工作了，很少接触吴工，却不断听到他搞成重大革新项目的消息。

今年春天，领导又调我去当他的助手，搞人工制砂系统的自动化无线电遥控。恰巧，这时我又听到吴工要结婚的消息，便迫不及待地跑到他家里去看他。

看上去，吴工还是老样子。破旧的工作服只扣着三颗纽扣，花白的长发从黑呢帽的四周蓬松开来。

他热情地拉住我的手说：“你来了。好！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。”

看他兴致勃勃的样子，我忍不住问道：“吴工，听说你要结婚了？”还没说完我就后悔了，深怕消息不确反而触动他的隐痛。

谁知他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：“是的！郝书记对我说，无产阶级能够为自己的知识分子创造最优越的环境，让一个科技工作者既照顾科学又照顾家庭，既管‘电子’，又管‘孩子’。我应该有一个家庭。”

我发现他激动起来，双手哆嗦地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来，递给我说：“我、我感谢党……。”

我一看信封，就明白是谁写的了，信上说：

“爸爸：

我终于明白了你对我说的最简单的人生哲理。

……

……‘四人帮’想毁掉我们这一代，我不能做他们的牺牲品。